

李炳彦

新军事变革时期军事谋略的运用



不久前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本是一场无悬念的战争，发展进程却出人意料，弄得在电视台点评战事的军事评论家们十分尴尬，其原因有三：一是没有充分看清美军军事变革的成果，还是以机械化战争的观念来评论战事；二是过高地估计了萨达姆的谋略；三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战场情报，90%是美国战略家想让大家知道的情况。

我们正处在多种变革的交汇点，军事变革只是变革时代的一个支流。变革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军事领域里的稳定性下降，不确定性增多；相对性突出，偶然性升值；淘汰中间状态，呈现两极共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研究课题的大背景。军事变革改变着战争的面貌，也改变着军事谋略的运用。

一、新军事变革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军事谋略的内涵和时代价值

“东方兵学重谋略，西方兵学重技术”。这句话反映出东西方军事文化的差异。然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将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

① 东方谋略与西方对策论之比较

有一种说法：“打高技术战争，还得靠高技术，主

意再好，点子再妙，没有新的技术手段也白搭”。持此说法的朋友，经常用“老鼠怎样给猫脖子上挂铃铛”，来比喻谋略在高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主意。说是有一窝老鼠，讨论如何对付猫的办法。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很热烈，经过比较优选，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这样，猫走到那里，铃铛响到那里，大家就可以根据铃声来躲避猫了。这主意非常好，可是谁去给猫脖子上挂铃铛呢？一窝老鼠都哑口无言了。

为了打赢高技术战争，必须发展我们的高技术，这是没有争议的共识。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坚持思维与技术齐飞，谋略训练还有没有意义？

对“老鼠怎样给猫脖子上挂铃铛”这道难题，用西方对策论的思路，是无法解答的。但若用东方谋略的思路，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这里需要弄清西方对策论与东方谋略在思路上的差别。

西方对策论的基本思想是：不管对方用什么对策，我所用的对策要保证获利最大、损失最小，即所谓“最大最小原则”。中国传统的谋略思想，则首先研究对方用什么策略，因势利导，诱使对方采用可以使我方获利最大的策略。

相比较而言，对策论的方法叫算法法，能用严密的数学表达，决策求把握、稳妥。中国的传统谋略则属于启发法，即另辟蹊径，在最大的冒险中追求最大的

成功，风险与机遇同在。从一定意义上说，谋略是一方的决策者制造和利用信息，来影响或控制对方决策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方法。

进而言之，谋略方法与一般对策论方法有两个显著区别：一是谋略方法以造成对方犯错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对策论则是建立在“最大最小定理”上，以保险取胜。二是谋略方法是“外延求解法”，即在“矛盾之外解矛盾”；一般对策论则是“内涵求解法”，是在矛盾之内解矛盾。因此，面对两难困境，惟谋略方法能求得圆满解决，找到走出困境的第三条路。在此情况下，一般对策论则显得一筹莫展。

从兵学文化的传统讲，对策论依重于作战的物质方面，即便于进行量化的力量方面。有它的科学性，有值得我们汲取之处。因为我们的兵学文化，忽略技术，轻视量化；强调艺术的方面多，强调科学的方面少。我们很需要取彼长、补己短，需要对自己的兵学文化观念进行改造。对策论的遗憾就在于：对人的智能和心理，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不便被纳入科学的运筹之中。但是，从以力取胜的意义上说：对策论的对策值，或统计决策的结果期望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决策一方的实力，或力量的优劣势。

从对策论的角度看，猫是老鼠的克星，老鼠是无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按照中国谋略学的思路，老鼠可以设法诱使猫自己戴铃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举个毛主席如何让猫吃辣椒的故事。

50年代，在中国军队的将军中，有一位外籍（越南）将军，名叫洪水。他十分佩服毛主席的用兵之道，特别对毛主席的谋略，更是百倍推崇。洪水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在一块谈事。毛主席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少奇同志顺口就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决不能使用暴力……做每件事情都是要自觉自愿的。”随后，毛主席问周恩来：“你说呢？”

恩来同志思忖片刻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主席最后说出了他自己的策略：“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捣成碎浆，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也就会主动地去舔掉，并为此感到兴奋不已！”

少奇、恩来听罢，先是一怔，随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是运用中国谋略思维的思路去解决难题的。

② 悄悄变化着的美军理论思维

打开国际互联网关于信息战的网页，跃入眼帘的

首先是我国 2500 多年前的伟大军事家孙子的肖像，和《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防大学曾开办“孙子兵法与信息战”论坛，要求全军和地方学者就该主题发表文章，广泛讨论。他们每年选编优秀论文汇集出版，发给部队学习。

上次海湾战争，西方媒体报道说：“是一位东方老人指挥了这场战争——海湾前线官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战争中，美军把“上兵伐谋”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参与制定海湾战争作战计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将军说：“美军将尽力避免与伊军正面对抗。”这是他从《孙子兵法》中悟出的。《华尔街日报》战地记者，在多国部队地面进攻之前发回的报道说：“《孙子兵法》颠倒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神圣传统，比如在敌人的坚固阵地前拼死作战，堆尸如山。孙子强调以谋克力。”战后，美国国防部在递交国会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报告中说：总之，多国联盟成功地实践了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

在新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西方军事评论家指出：“孙子再次出现在伊拉克战场”，《孙子兵法》正深刻地影响着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联军为追求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交互运用，看似平淡无奇的作战，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在整个伊拉克战争中，西方军事评论家纷纷撰文

立言，评论战事。他们在文章中反复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名言，警示五角大楼的将军。如在联军进兵巴格达的作战阶段，《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城市街道是最危险地区”，文章以孙子“攻城则力屈”、“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的谋略思想为指导，论述了单纯以军事力量攻城之危险。

美陆军战争学院教授约翰逊发表文章说：“巷战是最艰苦的作战形式，也是伤亡最大的作战形式”。孙子所说“攻城为下”，道理就在这里。尽管美英联军至今已展示了他们强大的炮火威力，不过，惟有在他们决定不开火时，才算是真正学到了《孙子兵法》中的精髓。这位教授还讲到，孙子在其最著名的言论中指出，理想的将领不是百战百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作战之策。

还有评论文章指出，依照孙子的思想，美军的宗旨不是大规模的战斗及破坏，而是谨慎选择攻击目标。

当美军采用“蛙跳战术”，向北挺进时，有文章说，联军向北挺进，沿途只在几个重要据点爆发零星战火。这样的策略正是借鉴了孙子关于避开攻城和“兵闻拙速，不尚巧迟”的忠告。

孙子还有一条重要的谋略思想，叫“以迂为直”。这正是西方军事家所崇尚的“间接路线战略”。当联军避开大城市，避开巷战，以控制主要机场、桥梁、道

路为宗旨时，战争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向最终目标挺进。在以往，一般西方的战争策略，尤其是美军的策略，都是非常直接地依赖他们卓越的技术，但眼前所见，却是西方卓越的技术与东方间接策略的结合。

还有评论文章指出，这场战争以“斩首行动”开始，逐渐演变成推翻萨达姆之战，这似乎也是出自两千多年前孙子“上兵伐谋”的学说（上兵伐谋，可以解释为攻击敌方的决策者，以改变敌决策方向）。孙子说，“其次伐交”。孙子促请美军将领分裂联手的敌人，并且切断他与盟友的联系，设法孤立萨达姆，使其无法接近支持者。

总之，美英联军对伊拉克作战，充分运用了孙子的思想，不仅在技术上，同时在用兵思想上，展现了他们军事变革的新成果。我们研究军事变革，不能只看到技术层面，更应看到思想层面。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思想正日益具有世界意义。

《孙子兵法》在西方，特别在美国的战略研究界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有观点认为，影响西方军事实践的兵学主导理论，正由《战争论》转向《孙子兵法》。克劳塞维次的《战争论》产生于工业社会的上升时期，率先在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战争的一般问题，如大规模力量投入，大面积毁伤等。克劳塞维次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方法，分析战争现象，建立了《战争

论》的理论基石——“无限暴力论”。《战争论》虽然讲了许多将帅的智慧，提出了“盖然性”、“战争阻力”等新的军事科学概念，但从总体上看，《战争论》是西方力量型军事理论的代表作。我国的《孙子兵法》，运用东方整体辩证思维方法，探索战争规律，提出了“谋攻全胜”、“示形用诈”等丰富奇妙的谋略思想，暗合了信息时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即：智力——知识——信息，已成为制胜的关键因素，以及战争的节约化投入和精确作战。《孙子兵法》是东方重权谋兵学理论的代表。西方《战争论》的主导地位悄悄易让于《孙子兵法》这一客观现实，正好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战争走向信息社会战争的需要。

1997年，美国兰德公司出版了一本关于信息战与军事革命问题的权威性学术文章汇编，收入该书的文章有：“正在来临的信息空间战争”，“网络空间的安全与防御”，“电子珍珠港”，“跨国犯罪集团”和“国际安全”，“信息、权力和大战略”等，许多文章在1995——1996年仅在美军高级将领中传阅，定为秘密级。很有意思的是，编者给这本书取的名字叫《在雅典娜兵营》。雅典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由此联想到60年代，美国把登月飞船的建造，叫“阿波罗登月计划”。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从这两件事情取名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军事思维的发展，过去单靠力量、技术，现在又加上谋略。《在雅典娜兵

营》一书的取名，代表了兰德公司的编者们对未来战争的认识：智慧将压倒力量，而成为胜利之神。

美军由以往那种力量型的“火力消耗”，逐步转向“以谋克力”，在战争指导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美军从独立战争到朝鲜战争之前，基本上奉行的是“火力消耗理论”——实力与实力拼搏的理论。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达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对于作战问题，总是强调依靠作战的物质力量因素，而不是智能和心理方面。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到朝鲜战争时期，国际上已出现两大集团的对峙，军事武库中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带来巨大变化，革命战争对一般战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到 70 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次、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成吉思汗、孙子和其他名家的著作，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的

非对称作战的相关行动。总之，他们研究“空地一体战”的时候，即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向重谋转变。当然，新军事变革仍然是技术推进的，在我军的军事观念中，应当注入重科学、重技术的含量，包括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但不要丢掉自己的优长，走到新的技术迷信的一端。这正是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所要求的。

⑥ 谋略是运用信息控制对手决策方向的艺术
关于谋略的定义，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讲。

广义上来讲，谋略是决策者的智慧、智能、智力，在竞争对抗活动中的计策化；是决策者在竞争对抗的环境中预测未来、把握情势、统筹策划、趋利避害的制胜之道。

智慧：人们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

智能：在各种环境中，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或目标而利用信息的能力。

智力：人们认识理解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狭义上说，谋略是指：在竞争对抗活动中，决策者判断情势，制造和利用信息影响或控制对方决策方

向的行为设计。

谋略是决策的核心，信息是决策的材料，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收集、处理、加工和产出（产品即决策）的过程。毛泽东对指挥员的决策过程作了这样的表述：“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简化为下面思维模式：侦察——分析——判断——决心——部署。

这个思维模式，实际是从信息到军事行动的流程：获取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确认——信息转化。

可以看出，从信息到决心之间，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分析和判断。在今天，走完这段艰苦的路程，需要人脑与电脑的结合。计算机是按程式、按形式逻辑来分析判断情况的。凡属程序化的活动，都很容易找到其规律性。人谋则是非程式的，常常要冲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眼界。当然，人脑会受到感情、情绪、意志等心理因素和环境、情势等客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这段艰苦的路程，是信息变异的阶段，也是谋略设伏的阶段。

与指挥员决策思维模式相映生辉的，是现代战场上的“信息结构链”。就是说，现代战场上的信息流，是从原始数据开始的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它沿着“数据——理解——知识——智慧”，一层层由低到高，形成了信息结构链。

数据层。位于信息结构链的最低层，它包括各种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和信息节点之间的通信。它是传输于计算机、无线电、电话和传真机等设备之间，未经处理、组织、合成、评估和解释的信息，只有在传输中才有某种价值。

理解层。数字信息处理之后，成为某种格式的、或以某种格式来表示的、可以为人理解的信息。它可以是地图、计算机文件，或截获破译的敌方电报等。理解层的信息，比数据数字更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但仍然是未被分析、评估或赋予更深一层含意的信息。

知识层。是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后，对某一方面情况的一个完整表示，例如战场态势图。这一层次的信息可以用于决策。所以有人说：知识就是可以利用的信息，或称有用的信息。

智慧层。这是信息运动的最高层次。如果说知识是对事物的知其然，智慧则是知其所以然。智慧是激活了的知识，是对知识的进一步综合后所产生的更高层次的“洞悉”。对决策者来说，智慧是最重要的信息。

从新军事变革的现状与趋势可以看出，信息战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的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目前，美军的战场信息战，主要还是在数据和理解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主要是截断对方的信息流，确保己方的信息畅通，争得战场主动权。进一步发展下去，将走向知识层，即知识战。为此，美军在《2020联合构想》中，提

出把信息优势提高为决策优势。

二、新军事变革的深层是军事哲学的发展——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

① 关于军事谋略研究新阶段的主要论说

我军自研究军事变革以来，学术界纷纷提出，带有东方兵学特色的军事谋略，只有走出传统，走入新阶段，才能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重放异彩。这几年，专家就军事谋略的新阶段，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摘其大要，供我们共同研究。

（1）军事谋略的发展，与战争的演进相联系。战争的“新阶段”，决定了军事谋略的“新阶段”。在农业时代，乃至工业时代的战争中，指挥员是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单靠人脑分析判断战场情势，施谋定策的。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指挥员是在信息泛滥的情况下，靠人机结合，分析判断战场情势，施谋定策的。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就是研究人机结合的谋略创造与运用。

（2）在信息时代，一些谋略思想已经物化到技术之中；战场上军事对抗的成败得失，存在于战前军事机器的设计与建造之中。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是指军事谋略研究的着重点，已从“战胜策”转向“全胜

策”和“先胜策”。“谋与建”更重于“谋与战”。“先胜策”也从以往的战前准备，延伸到和平时期的整个国防建设之中。

（3）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催发出军事谋略的许多新特点。主要有：夺取制信息权，成为军事谋略的基本着眼点；以“技”施“谋”，成为军事谋略的基本侧重点；人机结合，成为军事谋略的基本立足点；多维化战场，成为军事谋略的基本出发点。一体化指挥体制，使军事谋略具有一致性；快速的作战节奏，对军事谋略的实时性要求更高；多种侦察手段，增大了军事谋略成功的可能性。这“四点”、“三性”，标志着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

（4）战争已经跨入了信息化的门槛，在战争物质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军事谋略的价值观念，诸如时空观、优劣观、利害观等，其内涵已经有了相应的变化。此外，在战争的智力对抗中，各种现代方法和手段的介入，也使人的思维质量和效率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凡此种种，为军事谋略的发展孕育了许多新的契机。

（5）东方谋略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和现实成果，但不是说已经足以应付大大改变了的现代世界。相反，需要进行一次“脱毛”和“二次开发”，再造辉煌，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军事谋略有六个特征：一是手段新——全新的硬件平台；二是信息丰——多元的

信息接口；三是包容广——概念的辐射融合；四是概括强——特征的聚焦提取；五是预案细——系列的“群件”成果；六是决断快——动态的“实时”决策。

（6）当社会文明演进到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网络化；地球的变小，各种关系界限的模糊；共需性的问题突出了，个需性的问题相对就降低了。用一个较文雅的比喻说，未来世界，人类如同坐在一条船上航行。“吴越同舟，相救如左右手”。于是，解决人人关系中的利益矛盾，将由以争斗为主转向以协调为主。在必需以争斗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矛盾时，其结局较少出现“一方吃掉一方”，占领另一方，更多的是“双赢”。这才是军事谋略研究的新阶段。与此相联系，传统谋略文化是排斥规约，是以无规约而为规约；新谋略文化则要学会利用规约，如国际法、海洋法。

上述各家之言，都有自己的道理，这里举要列出，意在开扩我们观察的视野，开扩我们研究的思路。

② 军事哲学的革命与军事谋略的进步

我们在研究新军事变革中发现，迎接这场变革的挑战，只有技术的追赶还不够，还必须有思维的革命；金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决策；军事变革的意义不在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的军事创新机制；变革已经不是从稳定态冒出的“反常”、“异常”的社会

现象，而是由“不确定性”日趋突出，要求变革成为“经常化”、“正常化”、有序化的反映；谋略思考不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或军事问题，而是要从学习、学习、再学习中，不间断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新军事变革呼唤东方谋略，东方谋略需要吸纳新的哲学精神，而新军事变革的深层正是哲学的发展。所谓军事谋略的新阶段，就是认识论、方法论发展的新阶段，就是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没有新的哲学观，很多问题就看不那么深透。或者说，只能抓住一些皮毛去研究。比方说美军提出联合作战后，我们不再讲协同作战，转口强调联合作战。其实，我们的联合作战，并未摆脱协同作战的思维模式，因为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线式作战”阶段，还是按时间表协同，按程序进行。

美军提出的联合作战，是一种系统组合，是系统结构的高级形式。所谓联合，是由数个独立系统、围绕同一目的组合起来的复合式系统结构。所谓联合作战，实质是就同一作战目的，将陆、海、空、天、电磁各作战空间的分系统，组合起来的复杂军事系统结构。这个结构的优势在于：它能弥补各作战系统的弱项和局限性，增强对战场范围的控制力和有效打击力。它是以信息网络组成的有机联合。从而，对敌造成一种要避开我一个作战系统的打击而作出反应，就势必暴露于我另一个作战系统打击之下的两难境地。相比